

我皈依基督的故事

当茱莉回想起她与天主之间的每一「偶遇」时，可以意识到天主派遣了很多人一路帮助她。「知道祂多麼器重我，我感到谦卑。」

2010年9月16日

我出生於马来西亚柔佛，一个信奉基督新教的家庭。打从孩童时期开始，我已进教会学校读书，虽然没有领洗。我盼望能到教堂去看看主耶稣，而一直都喜欢听祂的故事。由於我大部份时间都是一个人，无论在家裏、

学校、或教堂，所以我时常想像我主以慈祥的笑容陪伴着我。在13岁那年，我离开了教堂。我并不算是一个反叛型的人，但我对祂感到有些距离。

及後，我便专注在学业方面，以便将来可以改善家中的经济情况。在那段时期，我的生活犹如昔日的以色列子民：我受了苦、恳求天主帮助、被拯救、感恩後便离开天主。这样的恳求与离开，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了无数次！我虽未到崇拜金牛的地步，但把CEO，CFO和COO视为心中的重要偶像。是与非变得模糊不清，我也变得漠不关心。

受到良心的责备，我曾去过教会的不同派别，但没有找到任何一个，更糟的是，我的祈祷生活近乎零。在表面上，似乎一切都安好，但没有人能够察觉到我灵修方面的死亡。

我的父亲接著母亲在两年内先後去世，我因此而深受打击和感到内疚。

我的嫂嫂是家中唯一的天主教徒，也是主业会会员。她告诉我天主就像一个园丁，在花朵绽放时才采下来。当我们埋葬母亲时，嫂嫂说她有责任告诉我，天主教会是从圣伯多禄传下来的真教会。她的一番话萦绕在耳，但我却不知道该怎样去做。

「天主，这就是我的家了麽？」

数年後，她的一位朋友联络上我，并送给我 Leo J. Trese 写的 “The Faith Explained”。我在看书时，竟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。我意识到天主仍然爱我，事情就这麽开始了。

在开始接受教理前，我仍抱着典型新教徒的心态认为我可以拥有象徵复活的十字架，而不需有受难的基督苦像在上面。现在，我热爱十字架上的吾主，而且在唸玫瑰经时，一直紧握着十字苦像。

当我听到有关护守天使一事时，便立即深信不疑。原来，直觉到有人在保

护著我并不仅是童年的幻觉。对一位单身谋生的女人来说，生活可能会相当逼人的！现在我每天清早都唸「求护守天使经」，深深确信吾主会看顾我，并时刻与我同在。

关于圣母玛利亚，则比作我与妈妈的关系，爱心与日俱增。从开始我就献玫瑰花给圣母玛利亚。

关于神父们，我其实不大清楚要怎样对待他们，直到我在圣施礼华所写的〈道路〉中，读到司铎原来是「另一位基督」，所以现在我很敬重和爱戴他们。

关于炼狱，我也立刻就深信了，我早已设想它的存在，我很高兴连这一点点的疑惑也消除了。

在2009年复活节那天我同一位朋友在新加坡第一次走进天主教堂，我以前从未进去过。之后我便开始去自己在柔佛的教堂。当我踏进教堂时，遇到两位笑容可掬的女仕，我暗想：「天

主，这就是我的家了麽？」我开始接受教理，并在2010年复活节前夕弥撒中领洗。

我很感激天主在我的人生旅程上，派遣了很多人一路帮助我。知道祂多麽器重我，我感到谦卑。我很庆幸我主召我回祂的大家庭，而这次我聆听并且回应了。如果没有天主的恩宠，我不可能这麽顺利。

好朋友说我变了

我领洗後，一位非天主教友的好朋友说我变了，我心想：这样快吗？但这一年来，我感觉到难以形容的平静与安宁，和敢说是爱吧。

但当与旧朋友相聚时，难免不勾起一些内心的衝突，然而我努力不向自己世俗的过往让步，有时仍会跌到，但痛悔後，藉天主的恩宠我又能重头来过。

现在，我时常为朋友们祈祷，希望他们不会被遗忘了。失去天主的爱似乎是很可惜的。我现在努力成为祂行走的福音，帮助别人也走上这条路。我胆敢在谈话中提到天主的名号，因为我现在知道自己在说甚麽。

我时常记得圣施礼华在〈道路〉一书中所写的：「...必须横跨世界，但是没有现成的路给你们。你们自己要穿山越岭，靠自己的脚步才走出路来。」

.....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article-228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article-228/) (2026年3月17日)